

語文：知識與能力

上周談到學生的閱讀,在香港來說,更寬一點的問題是,學生學中國語文,我們期望他們學什麼?學有關語文的知識?還是學運用語文的能力?

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,DSE的中文科,被稱為“死亡之科”,是因為不少學生,其他成績都很好,就是中文成績低,甚至因此進不了大學;也有大學因此而放寬對中文科的成績要求。為什麼會如此?是中文科考試太難了?還是學生的中文程度下降了?恐怕任何簡單的答案,都只能是一時的呻吟。

中文科考試之“結”,又反過來影響中文的教與學,尤其是潛在地影響教師教中文的情緒、學生學中文的情緒。惡性循環,最終是真正地影響香港的中文水平。

小學,很多家長都擔心學生的中文學習 - 艱深、乏味、刻板,因而成績低下,學生更加提不起勁。還聽過不少家長說:“我們小時候的中文都沒有那麼深,…”。是“深”的問題嗎?當然也有中文教得好的學校,筆者最不想對香港的情形“一刀切”下一概而論的判斷。但是對中文教學的擔憂,還是比較普遍的。

許多家長議論的，也是不少教師詬病的，是過多的語文知識灌輸，往往擠掉了學習語文最重要的閱讀與寫作。也有在作文的時候，要求學生按照固定的格局寫作，比如說要有隱喻、要有排比句，等等。

語法知識 成為重點

問諸熟悉情況的朋友，認為第一、教師教授的這些“語法”，也許是課程指引裡面提到的“修辭”。第二、這不是教育局或者是課程能夠發展處的主張，而是學校和教師發展出來的，逐漸成為風氣。

翻查教育局的文件，都是強調語文的運用。2023年課程發展議會編訂最新修訂的《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》，提出的是“聆聽、說話、閱讀、寫作”，以及“語文學習基礎知識”。前面四個方面，都是屬於經歷、欣賞和發揮的範疇，看來都是語文學習的方向，是增強學生語文能力的正途。

“語文學習基礎知識”則比較詳細，包括：“認識字和詞、標點符號、遣辭用字”等。也包括“認識反義詞、同義詞、近義詞、多義詞；認識口語和書面語詞匯的不同；認識詞語的搭配；認識詞語的褒貶色彩；認識不同詞類，如名詞、動詞、形容詞、數詞、量詞、代詞、連詞、語氣詞、嘆詞”等。又例如“辨識簡單的敘述手法，如順敘、倒敘…”等。看來也不會是過分地強調語法。不過，假如教師的注意力，重點放在各式各樣的“認識”方面，就會放輕了學生語文能力的培養。

就像是教導學生如何欣賞美術作品，又或者只是要學生學習美術史、色彩學，並不等於學習如何繪畫；學會繪畫，最終需要學生動手。又或者學生繪畫很有風格，卻不一定在中小學就需要學習美術史、色彩學。例如又像學會如何欣賞或者評論音樂演出，但不等於懂得演奏或者演唱；沒有實踐，沒有刻苦的鍛煉，就無法演奏或者演唱。同理，學生都不是多讀、多寫，就無法流暢地閱讀、盡情地書寫。

語文能力 重在運用

再看一份2017年的《中國過語文教育：學習領域課程指引（小一直小六）》，列出下面的“課程宗旨”：“提高讀寫聽說能力、思維能力、審美能力和自學能力；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、良好的語文學習態度和習慣；培養審美情趣，陶冶性情；培養品德，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；體認中華文化，培養對國家、民族的感情。”並沒有強調語文知識。

“重知識、輕運用”，彷彿相當普遍。為什麼會如此發生？筆者同意有些朋友的分析：學習語文，如何才算成功？其實沒有明確的標準，最容易說明的，莫如學生學習語文的“產品”——作文。作文的批改與給分，主觀的成分很高。要找出學生的錯處比較容易，要評定文章的好壞，就需要教師的主觀判斷。即使是找出錯處，找出錯字比較簡單，要找出語法的錯處，也不容易。有時候明明不合語法，卻不容易講清楚。也許因此教師開始注意寫作的“道理”。於是也要教授這些道理，也就是語法。

還有第二種分析，也許更能說明問題。語文的學習，大家都知道首先在於閱讀；但是閱讀的評估，實在不容易。閱讀，不少學校鼓勵學生多讀，需要有一個數量的目標，比如說一周要讀一本書。那是一個很好的起點。然而，學生讀成怎麼樣，不容易測量，於是往往要學生寫讀書報告。讀書報告寫得好不好，其實並不一定能夠反映學生閱讀的收穫；況且寫讀書報告可以有許多取巧的方法；更何況有了生成式AI，一本書，幾秒鐘就可以生成一份不錯的讀書報告，甚至不同版本的讀書報告。

著重“揸拿” 陷入盲目

即使不說AI，這裡面牽涉到當下教學一個比較大的問題：測評對學生學習的反作用。學生的學習，論內容，有些可以測評，有些則難以測評。而可測評的，其實只是一小部分。從事教學，容易在學生作業中，著重了可以容易測評的東西，也就是容易看得出對與錯的東西；否則就有點摸不準學生到底學了什麼，懂什麼不懂什麼。換句話說，也就是在粵語中說的“有揸拿”的東西。於是幾乎不知不覺地，就會滑向了語文知識，而忽略了語文能力。重視了知識的累積，而忽略了能力的養成。也就是上周引用莫言的話，意思是：精通鋼琴的結構與維修，與能夠用鋼琴演奏，是兩回事。

還有一種分析，現在雖然根據單一一本課本的教師愈來愈少，但是出版語文課本，已經不是以前的純粹只有範文，也要照顧教師使用起來的方便，因此都有不少可供選擇的問答題、教師用書、工作紙，否則難以成書。裡面就會有不少純粹的語文知識。

也有資深的教師，擔心工作紙的泛濫，把培養學生思維的學習過程，簡化為簡單的文字規範，因此有問答、填充、造句、改錯、重整，而沒有了“我手寫我心”的表達、發揮的鍛煉過程。當然，這也是方便以“對、錯”給分，感覺上好像掌握了學生學習的多少。

默書，也是另一個人容易讓教師入迷的活動。一段文字，讓學生能夠背出來，感覺上學生學會了，也可以給分了；彷彿就完成了一份學習作業。學生到底學了什麼，就沒有機會去思索了。

回想起謝錫金和港大團隊的“創意教學法”，以主題引導學生主動構建自己的詞彙，以類似周記的形式讓學生記述和表達，都是從根本上把學生作為學習語文的主體，把閱讀和寫作作為學習語文的主要經歷，效果非常明顯。當時有超過400所小學，採用這種教學方向。也就是周前提到2008年在國際比較中，香港超越台灣，“教曉徒弟冇師傅”的原因。最近一次同樣的國際比較，台灣又超越了香港。說明什麼？

香港的中國語文教育，還有粵語口語與白話文的差別的問題，有香港獨有的粵文字的定位問題，還有普通話的定位問題；最近幾年，PISA（國際比較）採用網上測試，香港學生平時沒有漢字輸入的要求，成為劣勢。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。